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 格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非/格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990-6

I. 格… II. 格…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370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责任校对:刘海虹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4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2.00 元

寂寞而自由

格非



作者像

朋友们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葬。我和妻子去法华寺为他送只白花盆，是白色的百合；去王府井替他买布鞋；我们挑选了他最喜欢听的莫扎特的几首曲子，在告别仪式上播放——好像这些事情仍然与他有关。我还把自己写的一部蹩脚的长篇小说放在他的身边，让他带去国渡——好像他一醒来，真的会用它来打发漫长的寂寞。

现在，王润东去世已经两年了。转眼间又到了他的忌日。我妻子打算与篇文章来纪念他。她想了一个题目，叫做《脆弱而高贵》。她大概觉得高贵这个词过于扎眼了，与她弄巧成拙的一生不相吻合，就将它删去了。其实，在今天，高贵这个词，早就不是什么赞语了，它仅仅与不幸的命运还有点关系。而没有了“高贵”，“脆弱”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到了后来，连写文章的念头也渐渐淡了。它就像一块冰，一点点地融化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冰块这个比喻，也可以看成是我为他写的墓志铭：

他死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三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 纸上的王国（代序）

南 帆

“纸上的王国”是一个奇异的意象。我企图借用这样的意象转述格非的小说——转述格非的小说产生的那种如真似幻的感觉。的确，格非的小说仿佛拥有另外一套时间与空间，那里的房屋、桥梁和人物似乎没有重量。这些小说很快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轻”的悬浮之感。一切如同梦中的景象，既逼真同时又失真。这个纸上的王国变幻无常，伸缩不定，人们甚至怀疑它可能被一阵旋风刮得无影无踪。另一方面，“纸上的王国”还包含了这样的含义：格非的某些小说陈述的是一些已经记录于纸上的事迹，一些源于文人笔墨的史实、典故或者轶闻，例如《锦瑟》、《凉州词》、《唢呐》。这像是为一些生存于故纸堆里的人物构思出的新的故事续篇。当然，这一切仍然是从纸上到纸上。

这个“纸上的王国”寄寓了什么？首先，我想提到的是一个悖论式的概括：智者的迷惘。

不难察觉，格非的小说具有明显的书卷气。这些小说句式考究，修辞繁复，叙述人刻意地保持一种智者的风格。人们时常在格非的小说之中遭遇种种警句、妙语、自制的语言或者别出心裁的比喻；某些时候，格非还热衷于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之中寻章摘句，博尔赫斯、纪德、弗洛伊德、里尔克或者叶芝均是

的叩访对象。这样的风格无形地制造出某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无论是微讽、俏皮还是机智、喟叹,叙述话语不再制造一种即时的现场气氛,一种间不容发的紧张;相反,叙述话语与故事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这样的脱节阻止人们过分地投入故事,无形地以某一个主人公自居,或者沉溺于具体的情节逻辑而不可自拔。智者的风格不仅表示渊博;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风格无形地设置了某种故事之外的叙述立场。

可是,在格非那里,这种智者的风格仅仅相对于某些故事的片断或者局部景象。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学院里的同事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或者警察与犯人之间时常有一些妙趣横生的隽语,一些精彩的哲理概括,但是,这并不是对于生活的整体作出富有远见的断言。这里,人们可以察觉智者与那些雄心勃勃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哲学家往往经天纬地,放眼宇宙,庞大的理论体系仿佛解释了万事万物。相反,智者并不掩饰自己的迷惘,他们坦白自己对于生活整体的无知。智者的标志之一即是,明智地承认现实之中存在许多无法窥破的神秘。这使智者始终对于具体而微的现实保持了不懈的兴趣。智者享受神秘。诗、棋、卜卦、预感和无故死亡时常出现于格非的小说,这暗示了格非对于神秘的敬畏。在他那里,甚至性也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冲动。性所产生的奇异激情和强大欲望可能扭转既定的命运,带来不可思议的结局。格非的小说之中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这批人物的命运得到了格非持久的注视。然而,无论是《追忆乌攸先生》、《凉州词》、《解决》还是《沉默》、《初恋》、《傻瓜的诗篇》,知识都没有为这批人物带来知天命的宁静。知识描述的是宇宙之间的真理,但是,这些掌握知识的人并没有参透自己命运的玄机。他们时常遭遇种种突如其来的神秘变故,甚至懵然无知地进入一个现实的死角。也许,《傻瓜的诗篇》是个代表

性的例子：精神病医生的内心同样充满了种种不可控制的蠢动，他们在精神病患者面前仅仅保持了一种虚假的优越。事实上，两者之间仅仅一步之遥。阅读了这篇小说之后，大约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谁更配享有那些优美的诗篇？

这样，人们就会发现格非小说内部的一种张力——精致清晰的局部与扑朔迷离的整体。格非的小说总是迅速地将人们抛入一个具体的情境，种种生活景象扑入人们的感官：夏季的阳光刺酸了人们的眼球，河面上的凉气扑面而来，淡淡的马粪味萦绕不去，剧烈的牙痛使人恨不得将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槐花浓重的芳香甜丝丝的，雨脚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纸，海上吹过来的潮湿的风带着咸鱼气息，牛奶瓶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沉寂的空气中越离越远……这时，人们感到格非的笔触细腻，体验入微，一系列生活的表象陈列于特定的画面空间，纤毫毕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清晰逐渐在持续的阅读之中消失了。格非的许多小说不存在有力的因果逻辑，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仿佛已经破碎，种种片断如同扑克牌似的扇形展开，这些片断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形成了奇异的迷宫。这是格非的个人趣味，还是某种独特认识的产物？的确，格非的某些小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人们找不到这个“整体”的中心和边缘界限。换一句话说，格非似乎正在追问“整体”这样的概念。当然，这时有必要区别格非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分而述之。

在我看来，格非的短篇小说似乎更富于情趣。《初恋》、《解决》、《凉州词》、《沉默》、《紫竹院的约会》均是一些精粹之作。这些小说无不体现出某种恰到好处的分寸。这里，从容与节制、复杂与单纯、人物与故事、心理与表象、疏朗与紧密、跳跃与衔接等一系列相对的范畴得到了平衡和统一。方寸之域，风云舒卷，

博约繁简，一气呵成。除了博尔赫斯式的节奏，人们还可以在这些小说之中察觉某种莱蒙德·卡佛的韵味。

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格非的中篇小说拥有更为复杂的含义。我迅速想到了《褐色鸟群》、《锦瑟》、《唢呐》、《镶嵌》。在我看来，这些小说共同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一个人物将拥有多少种可能的命运？事实上，这些小说都在反复地重写一些人物的可能遭遇，不断地试探哪些遭遇真正属于他们的情节。如果说，马原的小说热衷于没有深度的表象拼贴术，那么，格非似乎还在不断地沉吟和斟酌：哪些表象更为“真实”，更有“深度”——哪怕是更为有趣？

《褐色鸟群》影影绰绰地包含了四个“我”的故事：一，“我”在水边的一幢白色公寓里向“棋”描述跟踪一个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曲折经历；二，多年以后，“我”与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相遇在村庄里，但她并不承认当时曾经到过城里；三，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丈夫去世了，“我”与这个女人结为夫妻——然而她在结婚的当日就死了；四，数年之后“我”又在水边的公寓遇到“棋”，但“棋”表示并不认识“我”。显而易见，这四个故事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人们依据什么信任其中某一个故事而拒绝另外的故事呢？

如果说《褐色鸟群》有些故弄玄虚的痕迹，那么，《锦瑟》与《镶嵌》已经对这样的主题驾轻就熟。当然，这两篇小说氛围迥异。人们可以在《镶嵌》之中看到清晰的现实纹理。房子，医院，远洋货轮，这里派生出的生活问题均是人们所熟悉的。《镶嵌》的奇异同样在于，韦利与张清这种俗气的故事得到了再三的书写：如果他们企盼韦科长的房子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投靠张清的父母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又将会发生什么。巧妙的叙述技术——例如呼应、回旋、时序的有

意模糊——某种程度地制造了三个故事先后衔接的假象，这意味了三个故事的相似成分；尽管如此，每个故事的重述毋宁说重新指向了这样的问题：哪一种命运拥有更大的可能？相对于《镶嵌》，《锦瑟》一开始立即陷入恍惚迷离的气氛——一个可怕的寓言。对于那叫作冯子存的人说来，赴死的结局已经锁定，无论是死于匕首、死于吊绳还是死于疾病或者死于利剑。然而，赴死之前，冯子存却经历了多重的身份：隐士，赶考的学子，富裕的茶商，梦中的皇帝。冯子存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如同庄周无法确认蝴蝶是否存在一样。谁是真实的冯子存？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

《唢呐》如同一幅图案复杂的编织品。尽管这样的小说可以承受多种解释，但是，我还是愿意延续已有的主题分析：真实的瓦解。《唢呐》只有一个基本的情节段落：一个名叫孙登的人与他恒久相对的景象——正午的阳光，睡眠的呼噜，未竟的棋局，浮在池塘上的鸭子，一座断桥，一晃而过的女人，左顾右盼的燕子，白皙皮肤上搔痒的抓痕，墙上的古画，棉花地与吸烟斗的男人，打破的茶壶，不明身份的对弈者，如此等等。有趣的是，小说再度重复这样基本的情节段落时，孙登相对的一些景象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或者是一种位移，或者是一种变形，或者产生了走样。人们再度遇到了断桥、棋局、燕子、路过的女人，但是，景象的似是而非仿佛导致了现实的松软和晃动。坚实之感消失了，人们看到的如同一种弯曲倒影。然而，这种诡秘的问题又会出其不意地出现：何为现实？何为倒影？

这样的犹豫表明，作家已经无法从整体的意义上了解现实——至少他们已经没有这种自信。这是格非们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差异。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他时常驻足于故事的分歧之处，“考虑百万个可能的际遇”，苦苦推敲下一步发生的是

什么。事实上,种种未来图景均拥有自己的合理性。托尔斯泰决定让某一种可能——例如安娜之死或者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实现,这意味了他掌握了开启生活秘密的钥匙。亚里士多德解释诗人描述“可能的际遇”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样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情节依据是深刻的必然。然而,“必然”这个概念对于格非们已经十分陌生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毋宁说是偶然联结起来的。除了死亡如期而至,还有什么不是偶然的风景?一个偶然与另一个偶然是平等的。与其强制地保送某些可能,压抑另一些可能,不如轻松地解放所有的可能。纸上的王国蔑视逻辑上的矛盾律与排中律,作家可以像调整标尺一样任意设定时间,于是,种种歧义丛生的故事夺门而出。幸福和灾难、平庸与离奇、曲折与简单、富贵与穷困纷然杂陈,安然共处,这一切形成了纸上的王国之中匪夷所思的景观。

这里,生活整体的退隐表述了这样的事实:作家丧失了或者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统一视域。那个可以撼动地球的支点已经不知去向。那个可以放眼五湖四海的塔楼已经倒塌。然而,这既可能是一种遮蔽,也可能是另一种敞开。统一的视域分解了,作家观察到现实的多重维面——这同时导致了多重的叙述。可以从《雨季的感觉》、《蚌壳》、《废品》这些小说之中发现,格非十分钟爱多重叙述角度的使用。这些小说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完整的故事轮廓通常是由不同的眼光组合出来的。这些眼光往往按照自己的兴趣附加了种种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材料;同时,故事的动机和结局还可能产生种种相异的解释版本。《雨季的感觉》或者《蚌壳》的情节之核——派生一系列后续片断的缘起,或者一系列片断的汇聚之处——深藏于多重叙述角度的交叉地,迟迟无法明朗。多重叙述角度的设置无疑削弱了故事的

必然逻辑。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表示怀疑：某一个眼光对于故事的诠释是否可信？这个意义上，《相遇》企图呈现的不同眼光来自不同的文化视角。不论是西藏人还是英国人，他们无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圈对于世界的解释。这种文化“相遇”的后果是，谁也无法进入对方的历史。这甚至使征服与占领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

另一些时候，即使格非表面上维持某种单独的叙述角度，故事的核心部位仍然付诸阙如。《迷舟》之中的萧到榆关做了些什么？《青黄》之中换麦芽糖的老人雨夜到什么地方去了？“青黄”的所指是什么？格非的小说坦然地遗留了这些情节的空缺。在他那里，神秘空缺的存在本身即是世界的正常状态。的确，谁又敢于声称，世界已经一览无余？

现实总是已然，不可修改的。人们甚至不可能任意地挪移现实中的一枚螺丝钉。人们总是得到通知，这样的现实即是生活的整体；人们将必然的历史形式赋予已然现实，这样，现实成为人们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庞然大物。格非的小说试图将人们从这种现实的劫持之中解救出来，遁入另一个空间。这时，纸上的王国隐含了一种尖锐的挑战意图：已然的现实不一定是惟一的可能。还有某些可能潜伏在现实的表象背后，如同冻僵的种子。既定的意识形态或者叙述机制封闭了这些可能，从而使已然的现实成为惟一的合法者。纸上的王国突然打开了某些观念的枷锁，现实再度变得不那么确定。于是，偶然开始闪烁，想像急速启动，命运和历史赢回了重新解释的资格。

# 目 次

纸上的王国(代序) .....	南 帆 1
-----------------	-------

## 短篇小说

追忆乌攸先生 .....	1
凉州词 .....	9
初恋 .....	18
紫竹院的约会 .....	24
解决 .....	31
沉默 .....	38

## 中篇小说

迷舟 .....	46
褐色鸟群 .....	71
蚌壳 .....	100
青黄 .....	124
背景 .....	146
唢哨 .....	168
傻瓜的诗篇 .....	191
锦瑟 .....	233



雨季的感觉 .....	267
相遇 .....	295
镶嵌 .....	333
时间的炼金术 .....	364
贗品 .....	406
<b>附录</b> 主要作品目录 .....	434